

金華黃先生文集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

初藁三

賦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離居賦

慨予後古人而生兮恒潔志以好脩憑祖先之遺業兮援往列
之餘休粵終角以授經兮歲行汨其已周獨貿貿吾何故兮庶
遠悔而違郵攬雋極以我弼兮懿前志之為謀非夫人察予之
衷兮孰躋躋而見收胡閔勉抱茲獨兮曠周旋於窮陬廓私處
而莫伍兮愴增思以懷愁背回路之相贈兮竭所獲以交投卒
並轡以疾驅兮入聖域而彌優彼獨何人兮予頌忍耻而蒙差
惟昔者之擇後兮極遠討而旁搜衆雜還其既多兮遯異趣之
交鉤紛詡詡以徵逐兮咸胥顧而勸憂曰予行之不可兮矧將
勗予以良猷居快悒其誰語予弦予歌之幽幽惘惘慌以頌懷

兮耿孤倡而無酬哀下土之空濁子駭奔飛其呀咻大龜視子
以吉卜子曷去之而遐遊廣輪曼曼而靡極兮忽又惑其所由
非識路為之先道子懼九折之摧吾輒羗允豫以狐疑子悵臨
岐而夷猶軫中情之戀嫪子思勃鬱而莫抽噫遺行之已累兮
固吾以為贅疣弗瞑眩之是圖子何厥疾之能瘳堅所秉猶未
怠子悼年歲之易邁諒子懷之既騁子雖坎壈其敢偷苟非子
之所存子夫又何求結煩言而招要子遂矢心以綢繆夫有恃
以為善子詎無成而淹留

騷

訟魃

皇靈正直子冒下惟仁肇毓嘉種子誕生烝人胡汝魃之暴亢
兮盜威柄以自神禍凶是司子俾閼厥伸窮千里以逞毒兮豈

此土為匪民歲丁未而孕孽子做九危之邁凶乘陽竊出子霍
霍隆隆斥棄輿馬子謂肥蠟其猶龍絳帑形刺子疾走如風揚
氛塹於澮涂兮瞻我野其童童餽糧殫於章木兮搏塊磔之不
可食旄倪僵尸兮疆攸死力首丘而弗遑兮胡憇隸之可得狐
狸飽而跳踉子腐猷縱橫翟出戶兮室無笑聲野蓁蓁其誰關
兮鄰火煜其宵行皇保下人子曷板喪而極斯樂人之死子職
魑所為耗賊太和子過玄澤於旣施朋殃友厲子出入敖娛仰
九關而逞愬兮子跋跋其屢止曰無往而弗復兮其悔禍之汝
嫉胡披猖而荐肆子將窮留乎今茲扇虐綖於熒熒兮導伯強
使先之怒氣燁其如饋子懣薄人之四肢挺刃歟至丁狼顧睽
睽曾遺民其幾何子矧有秋以為期咨汝魑子誠忤忍而險懷
憑妖矜孽子畔戾聖則謂吾莫汝燭子何裸身頂目而辟易有

赫臨汝子願微臣其何力命不可久戮子威不可久乘孰怙終
而稔毒兮能自逭於天刑皇斯震怒兮尚叱咤乎雷霆斧鉞孔
利子百神效靈害戕屏絕兮噫嘉生於百齡磔棄妖贅子沈溺
清冷嗟魍魎弗悛兮後雖悔其何懲

答問

答客問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深居田
里或譏其苞苴不備以為迂闊廼倣昔賢述其問答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蓋聞周乎道者不貞於小諒通乎變者不徇於俗
度所以超尋常而建榮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
韋資奇玩以相疆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耶今吾
子餐醇醪襲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藩道德以為家有日矣生

逢熙洽之朝名廁英俊之列曾不能披金閨歷絳闕騰驥翕絕
揚眉鼓舌使聞之者膽寒炙之者手熱下是猶不得輸筋力效
智能於升食之末然且僇勉趨趨擇地而趨持下執雌以蹠蹕
乎泥塗子之為術不既疏乎於是主人瞠然而眎輟然而笑曰
若客之言毋乃眩勢交之榮悴昧俗化之隆庳睹權橈之利用
而將乘之階阨也曩者王途塲濁獠狡接足悻悻嫫嫫壤壤蠱
蠱川奔森馳爪擘角觸富者蹈顯榮貧者嬰賤辱當是之時毀
廉棄行懷膏潤以賈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勢奪權
傾位軋金鋪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膏沃火者膏盡則火徵以
利錮交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翻捷疾更起迭仆朝蹢要津夕
儻羈旅曾得喪之幾何而豪詒於終古是宜顏子殉志於簞瓢
魯連唾眈於商賈長驚獨立蟬蛻滓溷而弗顧也今國家陶泰

和沛淳源軼燧農輶羲軒厯恩濺澤旁魄布濩圓顙方趾之民
濯沐神化者無不抱信讓揭貞素藉禮義之衽席服中正之冠
屨時則羣公庶尹濟濟鱗列騰聲發采作世玉雪譬若以伯夷
為太傅曾參為司徒公儀休為御史孟公綽為尚書原思為博
士於陵仲子為大夫鮑焦給事於黃門黔婁待詔於公車邈哉
此非常之際亘億齡之所無繇是遐陬裔壤嵬岸之士莫不舒
翹振華纓冠縱履喁喁于于以觀羔幣之所拒雖以眇賡譚遜
朝佔夕呻亦且睢盱批揆羞沒齒而無聞也然而淹速有時顯
默有宜故甘生以童孺都上卿而太公白首廼為萬乘師此理
之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盛時而談對季當羣
居而言財利柰之何笑鳴玉曳履之舒徐而欲挾讎離驪裏以
助其駛耶客乃憮然有問曰夫市井之言不足以陳於先生之

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售其志者亦潔名以為高矜已以自意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鞅介璧堅厥開富疆毛生重趙引錐脫囊孔舍魯而歷聘摯匡滕以要湯是皆韞不世之閎畧將圖霸而謀王誠懼夫厥志之弗究寧卑已而遑遑夫以輒生黷淺豪補縷拾退若失九牛之一毛進若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簣而容度綆而汲亦安敢肩聖詰而駢立哉廼若樹不貪以為名宋司城之寶也弗枉尋以合汙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師表也且予聞之時盈時虛天理之常廼仁廼義人道之經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大勿信爾欺無患祿不隨客獨不觀夫蘭滋九畹珠媚重淵無脛以自致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夫卜生投閒於乏興張季藉勢於雄

貲相如發軔於武騎次公舊迹於沈黎是亦非窶人子之可幾
獨共已埃命而奚疑

雜著

賈論

曷嘗觀於賈區乎吳之鹽蜀之布會稽之美箭代之名馬至於
漆泉庖菑筋膠藥物之衆無不叢聚區列而貝璣丹銀重淵邃
谷怪珍之產又皆箝火腰纏冒百死之禍乃能奪而出諸虎豹
蛟鼉之宅亦且畢致而錯陳焉彼其役傭工費舟車遑遑顯顯
心計目察筭者閑者在筐筥者匱而藏者辨之患弗良聚之患
弗豐耳辨而良則售益博聚而豐則獲益厚其貨誠千金也人
且以千金至矣求其張虛肆負枵橐自廁其間而能以操奇贏
者無有也於是日昃鼓起囊金適市者莫不鱗集蟻合辨物以

莫賈焉方器譁炬塏

一旦有委千金於販夫販婦而未嘗

少見德色者誠將交致其利而向之千金非以施愛去爾也仁義忠信士之大寶而爵祿車服國家之千金矣夫其為寶也非必燭幽縫深涉死地而後能有也彼飾虛懷枵號呼以望售者何憧憧耶償人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嗚呼市井之事學士大夫所共賤鄙而羞以污齒牙也今之稱乎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讀賈生傳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以適去過湘水乃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蓋合二子以為傳夫亦徒見生之為文愁痛無聊發憤壹鬱不殊於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王受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不用身陷國蹙為天下笑頃襄親值其亂而曾不悟反

怒原遷之江南而楚亦尋滅彼屈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
終無所伸而為是發憤無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附之親歷試
之久顧於卒然遇主之頃欲使盡去其舊而唯已之所欲為一
不見用則遂自附於原而待其君以亡國之主誠何理耶夫改
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事至不輕也大臣不聞議
士不與而遽自草具其儀法可不可哉絳灌之屬皆先帝舊臣
苟遠嫌而不言則誰當言者且此二四位為將相爵為通侯
權寵之盛豈復有過於是亦何忌而不容一新進之賈生耶然
則謂生以諛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
定制度也將無以天下為既和洽歟至其論厝火積薪之執顧
在乎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必效者大抵皆南遷之餘也
吾意生以憂患怵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前言之易而尚肯

尤人之短已哉然則今之疾視絳灌之屬而比之上官子蘭者
又非必生之志也周人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絳灌之
屬安足以知此徒使如賈生者不得盡其材反以年少初學而
見斥遠則其蒙殺賢之譏非不幸哉

陸君實傳後叙

僕為此叙時固已不敢悉以客語為信及
三事與皇朝經世大典自有不盡合者史既成而所紀
光薦家始以其填海錄等書上進又不合者史既成而所
異辭雖始其一附注其闕逸云

陸君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為立傳且曰君實死事得之
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華而君實
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記藏鄧禮部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
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官位為丞相為樞密使亦且
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

金陵客有來自番禺者頗能道崖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

不踰年而改稱景炎歲丙子五月乙未朔宋丞相陳宜中福州

為福安府新史所書無非其寶而大明年南遷化之硃州景炎

典據傳聞之詳誤以景炎為咸熙云明年南遷化之硃州景炎

之十一月移舟入海自泉而潮六月次甲子門明年正月次

梅嶺四月移舟入海自泉而潮六月次甲子門明年正月次

大月秀山名武山一名虎頭山入海至井澳一名仙女澳風

硃州立見新史反填海銀又明年四月戊辰殂於舟中遇風驚

史以疾為子填海銀以丙寅越三日庚午衛王襲位是日黃

龍見海上羣臣皆賀乃升其地為翔龍縣庚午龍見海中書於

是日午登壇禮畢還宮御輦所向有龍擎空而上身首角目俱

全登入宮雲陰不見非見於海中也翔龍縣填海錄以為祥龍

又以為拜張世傑少傅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

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景炎

之初世傑為檢校少傅兩鎮節度使樞密副使兼福建廣南宣

制鎮撫使廣東西策應大使秀夫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累遷權尚書如端明殿學士尋謫潮州明年七月劉義罷經制
 等使充兼殿司十月秀夫還行朝除同簽書樞密院事拜興
 立世以樞密副使開國政秀夫以三司填海銀所載會雷州失守而六
 親新史為詳而秀夫之官位與新史為異
 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樟宮於香
 山縣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
 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上廟號以四月辛巳梓宮發引以
 月壬午朔皆非五月亦非先萬於香山先是宜中辭相位而以
 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舟次硯州泉舟皆來會惟宜中自南
 蕃洋轉施子非宜中也見填海錄而新史不書
 學士曾淵子非宜中也見填海錄而新史不書
 遂奉御舟抵崖山崖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
 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戍世傑以為此
 天險可扼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六月己未御舟發硯州乙
 填海錄而新史謂非廣州為祥興府見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

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衆舟樂盡劉義退可宜

考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已巳夜復有星大如缶衆小星千百隨

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海已星墜

新史而填海錄以爲癸亥夜一鼓後墜廣州南初墜紅大如箕中爆裂爲五既墮地殷如鳴鼓一時頃止非墜落於海中也

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

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李恒以步騎出梅嶺弘範拜

軍部元帥恒爲副元帥江淮者亦遣弘範至自漳潮明年正月已酉

朔宋改年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世傑就崖山蒼基結巨

外袖賈以大索四圍起樓櫓如城已未弘範兵至崖山庚午恒

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

掬海水飲之海賊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事見大

海錄新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陳寶以二月戊寅朔降

史不書

新撰祥興本紀於正月乙丑書賊制陳寶與撥發張連急事而
降又書經制陳忠與撥發張成不協而降其實一事而月日亦
與新史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
早潮退弘範其北至午潮上弘範以癸未為癸未之明日廟碑不
書而弘範廟碑詳書之但誤以癸未為癸未之明日廟碑不自朝
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
朝服抱宋主赴水死世傑命小舟取入已舟秀夫懼世傑
之負重後宮及百官吏士投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
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國秀官承宣使見大
降而國秀在海上海神衛四府都指揮使松江招撫使時貴
已死填海錄所載已詳至叙國秀事乃多誤書其名曰貴云
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鬪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還
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宋軍
旗幟矣世傑劉義等三十餘艘斬纜乘潮而遁母傑出仙女與
之四廣東乃四再擄南恩之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慮為人所
子立之六月庚辰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慮為人所

圖即登施樓露香以祝風壽愈甚墮水溺死諸將焚其尸函骨葬潮居里赤坎村劉義出海洋後為其下所殺見填海錄云

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

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秀夫終海陵縣明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簽書樞密院事祥興之初為左丞相而大典於秀夫之死弟稱之曰端明殿學士蓋丞相文天祥家傳謂秀夫以樞密兼宰相

若言其以簽樞行相事耳恒又慮所談三十年前事道里時日廟碑又誤以端明為資政云

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述後遊宣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

也僕邂逅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吏

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

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變非字也劉義次子景由直寶章閣見填海錄

僕為之矍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語質之其人故為不聞者徑去

僕嗟惋久之因念曰祀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它何譏焉姑

叙客語傳末庶幾傳親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月東陽布衣

黃潛謹叙

說水贈蔣春卿

陽羨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於吳興以秩滿去友生金華黃潛送之苦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之為物乎嵌巖罅空一掬之多遺針投芥可指而取非不冷然冰骨雪齒也無搖焉無溷焉斯可耳及其去而為湍為礮也驀山踣谷厯百折而弗顧不既壯歟然而迫於風則驚扼於石則怒矣若夫釀為三江鍾為七澤茫洋演溢涵煙霏而泊日星者漫不知其幾百里泊乎其休泊乎其不可留沈沈乎黃龍之所宮穹龜鉅魚之所家鰕蛤生焉而不以為隘也來牛去馬飲焉而不以為耗也神鳬鷗出沒焉而不以為褻也蛟虬投焉而不以為汚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為異也千漚萬泡交起互滅瀆滉尔

浮涵尔洩之莫能害其蓄撓之莫能亂其澄潛淵之珍參錯朗
耀而荒查醜石屑瑣附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
其量之相遠固如此非夫所處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
矣接天潢度瀛海且有曰盍亦拓七澤以為襟舒三江以為帶
而無以是冰雪者沾沾自意哉雖然水行天地間其適也愈遠
則其趨也愈下孔子蓋稱智者樂水夫不激不流非智者不足
以與此君非智者與持涓滴以助波瀾祗彊顏耳雜歌既闕風
帆遽張因次第其語書以識別

記先世墓誌銘

右墓誌銘二通前銘黃夫人宗氏於潛為七世祖妣實故京城
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堂妹作銘者夫人
之侄穎忠簡子也忠簡薨于汴數日將士去者十五汴人以穎

嘗居戎幕得士卒心相率言于朝請以繼其父任時已除杜充
留守乃以顗直秘閣為其判官尋與充議不合去秦檜訪國參
政李光得罪免顗坐貽光書有忽聞遠適豈勝惶駭等語降三
官銘作於檜死之月曰右朝奉大夫者其元官也又兩月遂為
兵部郎中終其官後銘居士黃公夫人第三子是為潛之六世
祖公第二子諱紹祖則潛之五世祖也作銘者公之甥喻良能
前銘叔女適喻葆光者其父也以子貴累贈中散大夫子男五
人皆黃氏出而其四人俱以文章家知名良倚良能同擢紹興
丁丑第良材國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龍川陳亮稱烏傷四君
子叔奇之文精深簡雅季直之文蔚茂馳騁叔奇者良能字季
直者良弼字其二人則何恪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仕于朝嘗
為太常丞兼工部郎官以朝議大夫義烏縣開國男致其事有

香山集行於世而此銘不載集中居士公樂府蓋題秦檜所建
太平樓佞臣謂檜也公歿迄今百五十有五年遺文皆散落惟
所賦樂府猶為人所傳誦潛嘗訪求得它詩文與樂府合五千
餘言第為三卷間又從宗氏得此二銘謹錄而歲之廢來者有
考也

記居士公樂府

右居士公題太平樓滿庭芳即誌銘稱公所作樂府也舊傳秦
檜所建按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發卒輦
怪石寘太平樓殿中侍御史張絢劾奏其事沂中坐罰金是時
檜已去相位則樓之建當在檜秉政初暨檜再相和議成日使
士人歌誦太平中興之美樂府所為作也時檜命察事卒數百
游市中聞言其姦者輒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

萬里外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公亦歸隱不復出矣潛既錄二
銘并以公樂府及何公恪跋文附見其左恪乃龍川所謂烏傷
四君子之一也

右居士公和東坡百字令見茗溪胡仔所編草堂詩餘課曰東
坡赤壁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近時有人和此詞題於郵亭
壁間不著姓氏語雖麤獷豪亦氣槩可喜潛以家集較之不同者
三十九字家集蓋近歲潛從族人訪求編入而茗溪則得於當
時壁間所題然亦間有舛誤而不可通者乃傳刻之訛也今悉
以家集訂定焉

山南先生集後記

右山南先生集凡二十卷記曰辭必已出古也騷不必如詩玄
不必如易而太史公書不必如尚書春秋十三國風之作大抵

發乎情耳矣然而止乎禮義發乎情故千載殊時而五方異感也止乎禮義以天地之心為本者也其為本不二故言可得而知也有如先生之閎材傑志百不一施而其言猶莫為世所貴則言豈誠易知哉蓋先生自少時為舉子業已能知非之逮其年邁而氣益定支離之習刊落盡矣故其為文逸出橫厲譬如風雨之所潤動雜葩異卉不擇地而輒發人見其徜徉恣肆惟意所之而止耳世之善為近似者方竊竊然揣量剽掇譁衆以立的而曰吾古學也陳性命者躡幽微辨名數者殫豪末而先生之文過而不行矣孰知夫繇繇儻儻浮湛俗間具自視吾言蜩甲爾蛇蛻爾豈復累於稱譏者耶潛受學於先生最久且親誠悼其餘芳溢流無所託以被于後乃因先生所自序夢稟痴稟聰雨留稟者合而一之目曰山南先生集嗚呼是其為言也

非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夫能不二於古今而有不以天地之心為本者乎綿千禩貫萬彙而無遷壞淪滅者莫壽於是物矣區區之篇櫝尚奚為哉姑用以致吾意焉爾先生之氏名與出處大槩潛既為之述茲不復云

贊

閑閑贊

客有談玄教嗣師閑閑公於僕者曰夫閑無為也無事也公固方外士亦既登鈞天之庭而主列仙之籍烏乎閑僕聞而笑曰嘻蟻蠊不足以語扶搖之高蛭蟻不足以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強名者哉請贊公之道以祛子之惑可乎客曰唯唯乃為之贊曰

謂之仕也而委廊廟於泥塗謂之隱也而等山林於蓬廬衆方

昭昭我且于于孰知夫白若辱大方無隅出入消搖與道為俱
放情八紘之表游心萬彙之初是固軒裳所不能繫丘壑所不
能拘夫閑之又閑者非斯人之徒也歟

碑

長興州東嶽行宮碑

今天子履

帝位作神主厥既奉吉王于廟于郊則遣徧禮羣望且俾有司
歲時事母缺惟長興之為州北距泰山幾三千里而州西五峯
之麓嶽神別祠在焉知州前秘書少監呂公澍同知州事今監
察御史馬公鎔承命震惕祗帥僚吏卜日之吉咸會祠下明盛
既蠲法齋既實備服就位周視祠庭櫟楠腐敗階序圯陟登降
俛伏若罔克施大懼触民望貽神羞無以稱塞旨意由禮考宜

將有加飭廼捐祿廩用為衆倡僚佐吏士交贊而協助焉於是
州之大家洎浮屠氏下逮市井工伎販傭之夫莫不稱力而受
事分曹而賦功凡所以經畫而相勞之者合志殫慮靡有弗恪
藻櫺繪拱煥焉聿新龍駕帝服具嚴像設屋之以間計者總七
十有八因而苴治者四十有九撤而初制者二十有九經始於
皇慶元年之十二月而告成於明年之三月謹按祭法諸侯山
川在封內則祀之未有越境而徼福者岱宗魯望也遐方逖壤
奔走祠事罔敢自後何哉公羊氏稱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
下其威神德惠之所加被列諸守祀夫亦禮以義起者也或謂
人之生命神實制之故特為世所敬畏而尊事其果然耶惟時
長吏克謹命祀匪懈有虔不宜無以垂示來裔也是用揚之頌
聲勒茲樂石其辭曰

巍巍岱宗包古倬圖列嶽莫京和氣綢繆有渥其澤飛流寰瀛
庀休所加仙閣神府式垂號名惟

帝有命崇飾典祀守臣是膺顧念茲宇棟毀級夷惕焉靡寧廼
制貨食廼程匠傭新廟以成奕奕新廟豐屋峻墉邃嚴密清神
樂來歸望其嘉祥旁達下盈肆時外服遐聞僻陋卑揚鴻靈彌
覆極載惟

皇之楨屏我有邦胤于萬年與山不傾篆刻頌辭昭示後則毋
替厥承

記

胡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代趙學士作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據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
合以為表蓋將使有民社者章而覽觀焉必且曰某年為何時

某侯為何人而我何如也自秦置郡縣既不容有私史猶幸有所謂題名者而可閱與吳興為郡曰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下凡若干人亦既列其氏名于貞石矣粵自

聖化南被 國家遴選仁哲以惠幸茲土者聲相聞迹相接而迄未有所登載也今總管某公始合長貳立石為題名而屬予以記予惟題名之設本以昭歲月辨爵秩觀其氏名與其所以去來而其人之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而懲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正公記諫官題名而繫之以忠詐回直之目使來者知所避就嗚呼豈獨諫官也哉

序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為用其微矣乎輜軒之使不至而挾飛霞歎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意象之荒忽初若澶漫無屬至其使幽人狷士有適而不懟或者舒揚振導之益猶有資乎覽者顧謂其如瑤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畱於用若吾亡友陳茂卿之為詩其亦所謂瑤華琪樹者非耶茂卿平生惴惴寡言容貌不能動人生三十年未嘗踰里門以死故時無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子與之交而善而弗獲窺其奧茂卿既死訪遺藁其家亦既無得蓋以殉葬焉因追次嚮所僅聞而可知者為五七言古律詩若干篇嗚呼茂卿緣情序事清遠激越其畱於用與否子固莫得而知載而傳之四海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子子焉自窮如此有可為追惜而悼慕乎然子聞之荆山之韞豐城之闕必有俟以

軼其用雖玉煙劍氣非窮山腐壤之所埋滅物之顯晦固繫其
逢哉序而藏之庸俟知者不復苟為讓也

送葉審言詩後序

嗚呼四民失其業久矣而莫士為甚非謂夫賤且拘之為病也
饋膳以厚之給復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無而所就無古之所
有何哉蓋昔之生齒衆矣未有不使以士君子自為者而今也
惟以其占籍為斷焉耳方儒服俎豆熠然勃興而秀人碩士不
得業乎其間者比肩而是彼施施焉于焉逸居飽食而肆其
力於負販技巧者亦豈少哉幸而有能砥礪激發稍自出以售
於世或者且將縻之以簿書束之以律令使之伏其所長而效
其所短辭猶任劉累以飯牛責卞莊以搏彘抑又失其業之大
者也若吾葉君幼而學壯而仕未始一日而去夫黨庠術序可

謂能不失其業矣乎然予觀君之用其材奮乎若騎而爭險於
猱狖也躍乎若九飛而矢決也歟乎若揚飄風簸巨海而高颺
大舶出沒後先也雋稱羨譽踊溢未已庸詎知不有奪其業而
用之儒服俎豆之外者耶今方由吾烏傷教官以秩滿去吾烏
傷之士咸相與侈爲歌詩以識其別而鄉先生朱公序之脩矣
予固有志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勿歆羨而贊慕乎雖然
予懼夫奪之者之將至也姑因末簡而私焉以著吾志庶幾乎
君無輕於去就而若予之有所羨慕也哉夫以君之絕藝殊能
宜有不止於豢龍刺虎者若將以游戲出之則非予之所知矣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爲似夫子而師事之矣它日雖以
不能對諸子之問叱避而退其記言之書終不敢字稱之而猶

必曰有子焉彼其失孔子未久也於質貌之偶同者且尊慕之
如此則凡後孔子千百歲而生而見夫隆顙者升脣者圻頂者
河目者面如蒙俱者將皆趨而拜之不暇况其子若孫之克肖
者乎厥今孔氏之族日大以蕃其能服詩禮如伯魚原性命如
子思者予雖莫得而悉識距夫子五十四世有名文相字周卿
者予所識也周卿主教吾烏傷三年矣當以秩滿升吾烏傷之
士莫不華其行而恡其去予竊以為孔子之道如天之無專覆
地之無獨載日月之不擇物而照顧豈私其家者耶誠令流風
餘澤之所存必孔氏謂宜列之公台建之方岳俾諸大夫國人
咸有所寓其尊慕焉可也又豈一州一邑所得而私耶詩曰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予固未敢遽以吾周卿為賢於有子不猶
愈乎隆顙升脣圻頂河目面如蒙俱之偶同者耶周卿行矣予

之屬望於周卿也厚矣凡離曠之思愛助之意旣形于群公之篇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送徐生序

異時為舉子業者劬躬苦思弊弊焉穿穴乎經史百氏之書僊不得休垢不暇沐然後能以其藝角強而取勝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莫不贏糧笥書呻呼踊躍合乎京師以闢其一日之技或者屢進而輒弗利又未嘗不闔戶塞竇益淬其鋒鏑而望更進焉國家愛士不欲使卒廢乃為之定制凡得舉十有五年者俾輒試于禮部又十有五年而遂升之天子之庭於是天子亦且閔其老而以故事特予之一官幸者乃得為縣文學其勤且久如此而今也一更訓蒙之職輒升而居其任可不謂大幸歟夫一考之勞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數童子而授之句

讀非有抗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祿食之富豈若夫
冒險途觸畏景挈挈然亟往亟返連蹇困踣沈鬱而無聊者哉
逸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吾黨之士操觚擘牋以歆羨乎徐
生之去也況夫嘗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慰其勤
且久者能無所致其歎慕之意乎予獨以為向之求於生者十
數童子而已耳一旦我冠大裾于干楊揚執經以升於高座則
人之蘄君將有大於童子之所求者矣惟生無幸其所易而忽
其所難則雖掉臂於金馬揚眉於石渠而無忤焉可也尚何文
學掾之云珠玉在前予無以復進敢道其所望於生者寘諸
篇端焉

送養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爽然不與孔子異而世儒恒譏其去尊

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果然哉厥今薄海外內郡縣所置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廉役之盛往往貶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吾於是知尊卑貴賤不可卒廢而浮屠氏果無以獨異於人也夫何世儒又有些乎其用於時者以為釋氏子宜捐貨財毀衣服木茹澗飲以求其所謂道誠不宜逐逐焉唯印組之為務也嗟乎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且古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能以獨理也必將敘其賢者能者而授以事則夫賢者能者宜為世之所不捨矣浮屠氏寧於是而復與人異情耶若直師之負材傑驚庶幾不見捨於其徒者也今方出而官於甬東甬東之人苟隸乎僧籍者望其來而聽命承事之久矣是宜於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衆矣其行也猶有美乎吾徒一言以為贈夫豈自歎於其道而思有異聞乎

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為性而道之所以為本也其為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為異也而吾且安取異哉顧其蒙詬於世者不可以無辨焉耳爾東之文學掾曰柳君者吾友也試往諭之其以吾言為弗畔矣乎

題跋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來賢達士不當世知勗哉保令德千載以為期嗚呼其望子至矣而固茂卿所自志也夫窮一世之贊毀不足動其心而獨有待夫寥寥無情之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攬卷及此流涕而已

題山房集

孟子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生於心成於言者也今之有

心而能言者與古異耶山謳水謠童兒女婦之所倡答夫孰非詩彼特莫知自名其為詩耳或者幸能探幽發竒使組繡之麗被于草木是固知以詩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謂詩也吾少嘗學文而知自名其為詩顧其用恒在於山高水深風月寂寥之鄉措心立言能自異於童兒女婦者無幾耳自吾去丘壑而吾詩併亡今讀姚君山房集乃知吾所以為詩失之此而彼得之非果亡也它日從先生長者山水間尚因吾詩以求孟子之所謂詩者其有得乎

跋六經直音

周都官為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模宣獻之博洽而為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聲韻母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憧憧如是耶易書詩禮春秋

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鉤竒
揆隱而使人不得其讀也直音蓋舊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蒐
其脫遺摘其舛謬為力亦易耳雖然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
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心之奧旨經世之大務所賴以
存者幾希矣夫使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乎
方之樓公竭精億神於魚蟲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間乎然予聞
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
陳君目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誠懼夫音之未
易以直盡也是抑可尚也

跋竹靜齋記

竹植物非動物宜若靜矣夫一寸之萌至于劒拔十尋而上者
氣化而形生之也是果能離夫動耶乃若其初則固靜矣翺飛

跋行未有不本於靜者豈惟竹然耶夫知竹之為靜未若夫未始有竹之為靜也方其未始有竹也猶未能忘乎靜也是故竹物也動靜境也物我混融境智冥合則靜且不有而況於竹耶世蓋有執昔人之言而求太極於梅枝者矣先生獨於竹乎若有見焉是非善觀物而不物於物者耶欲知先生者固不必以竹求先生也

書吳善父哀辭後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求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為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僊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頌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臯父今臯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

乎子其遂為吾忘年交乎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
間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為予上
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
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
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即哭蓋猶冀其為越
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婿也嗚呼先
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婿龍川陳氏故又為娶之
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為要以直遂其志中
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為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畸人靜者
探幽發竒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
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笑言樵兒牧豎或戲給
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古所謂全而

歸之者自號金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矣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不可謂天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願天之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恒若以為歉焉此哀辭之所為作也先生之死予既笑之以詩故弗復為辭以相之姑追叙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爾

書金剛經後

予嘗見說象者以為其頭如石其尾如繩其脊如床其腹如甕其脚如臼其耳如箕其鼻如杵其牙如蘆菰根已而取畫象驗之良是它日過南人而問焉則未嘗知其為石為繩為床為甕為臼為箕為杵為蘆菰根也而其所說無非象也何則彼固以所見者言之耳昔大雄氏有般若波羅密法名之曰金剛世之

揣量模擬以得其說者不為不近而虛白老子直於見處指以示人不即章句亦不離章句蓋其目中有全象矣顧有待予共訂其同異豈以予為善觀盡者耶雖然予知盡象而已苟欲識真象當求其非石非繩非床非甕非曰非箕非杵非蘆菰根者可也而予尚何言哉

書

上憲使書

僕烏傷之鄙人也郡縣不見菲薄猥以充員由是昧昧於一來庶幾求伸其所欲為重惟呈身識面昔人所取輒不敢踵門納謁以速誚讓庸藉不腆之辭致其區區於下執伏惟少垂察焉僕聞國之所與立者曰人才人才之所由興者曰風俗而風俗之所恃以不墜者曰大人君子古者士之仕也上有求下之制

下無求上之法故夫學脩于家行孚于人者其鄉之老之大夫若列國之諸侯且以禮而賓送之漢非古矣然而州郡之所舉公府之所辟要非有待於人之求之也唐宋以來士子得以投牒自試而下之人始有求於上覬幸之念生趨競之俗成矣

國家剷除前弊改試為課以教不爭其貢士之法即鄉舉里選之遺制也立法不殊於古而得人之效缺焉未著豈風俗實為之歟且古者舉一人而不仁者遠今也一有所舉而巧取豪奪者不知其幾人雖有瓌偉傑特之彥且逡巡引却而羞與之比又安能俛首匍匐以事迂曲於其間哉故所得非鄉里之富民則貴游之子弟耳蓋夫睥睨而欲前也其言以為凡物之適於欲者未有不求而得之柰何世之操予奪之柄者亦且曰是宜有求於我者也然則廉耻之不立豈獨忘身徇勢者之咎耶伏

惟明公以君子之德居大人之位又適以觀人風為職其於俗
化之變遷固宜有以品調消息之是未可以為細故也僕生而
寒微賴家世遺緒不失身於農工商賈之列幼而知書年十五
六而能屬文時之鉅工宿學皆幸而與之進莫不玩其華而望
其實也僕於是忽然以疑釋然以悟盡棄俗學之陋而務極其
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興治忽之由固
嘗竊窺之而未始敢以為有得也不意今茲誤玷選舉俾受察
於下執是用囊書裹糧而來且庶乎親承明問以少抒其平生
之素計日俟命不為不久而寂焉無聞彷徨躑躅欲進而不能
欲去而不敢上之人未聞有求於僕而僕方汲汲焉若有求於
上者其為滯留渙忽之狀寧不起人厭薄之心而重風俗之不
美也哉僕於門下既不得有私謁又不容嘿嘿而遂已也輒敢

顯誦所聞於左右若夫引而進之抑而絕之明公事也非僕敢知也惟明公不以僕之進退為嫌而以人才風俗為念幸甚幸甚

祭文

祭朱叔文山長文

嗚呼世其家者雖古或希豈光華之莫續願習尚之易非惟君子之秉心也諒以直而制行也粹以夷若良玉之不瑕況可得而瑕疵是固出于天性或者有得乎家庭之遺謂宜益大於先烈遂襲紫而傳龜柰何乎步武之初啓而遽尼於斯嗚呼哀哉晝夜之道天人之際蓋君之所夙講齊死生於一指兮尚窮達乎矣親君之自處雖可以無憾吾黨所未能釋然者悼故家之遺俗方就陋而趨卑曰賢者之有後幸百聞而一窺攀靈車於

道周望喬木以增欵踞陳辭而薦酒為有知兮無知嗚呼哀哉
傳

柳立夫傳

柳立夫者名森當塗人也祖父世醫至立夫遂以其技知名立
夫於醫善為脉其治疾決人生死多奇驗然志在德物未嘗挾
以為市也人以病叩門不擇貧富輒往或委金錢率謝弗取即
取取足自養而已亦用是見稱士大夫間而叅知政事吳公淵
尤遇立夫厚立夫亦喜為之留吳公乃買田築室居立夫不使
輒去也初立夫兄嘗誤殺人就逮當死立夫曰兄先人世嗣又
有子且吾母老矣吾自度生無益於兄終不能為兄愛其死乃
自言有司願以身受刑贖兄罪吏感其誼而悲之乃議出其兄
而立夫亦竟得不死然重以立夫故廢法遂論黜立夫當吳公

盛貴時士多以善為方出入門下者而特敬重立夫用比貴客不獨以其技也吳公有愛姬無子將出以嫁立夫立夫聞之輒先自娶婦亡何婦死吳公卒欲以姬妻之立夫乃謝曰吾婦雖亡母固在爾吳公曰娶婦非以養姑耶立夫曰不然是方養貴驕寵美飾而能躬井曰以事吾母耶於是吳公止不復言姬聞而歎曰吾乃為刑餘之人所棄吾終不可以事人即日脫簪珥入道終其身諸公聞之以為吳公所得姬待賓客皆非常人也以此賢吳公而益重立夫吳公既病歿立夫乃去賣藥黃池上里中子或求立夫瘡疾弗為報立夫嘗為稱貸於富人又弗償也會復得疾乃不敢致立夫而更迎它醫它醫以藥溫之病加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曰病得之勞而伏暑柰何以剛齊燥之方冬沍寒而立夫言如此它醫素害其技乃謂病家彼

固有嫌於君不可信病家將遂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卒聽不疑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市人何復以市人處我趣歸而逋無用是污我也里中子乃大慙悔盡償所貸錢由是鄉閭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懼立夫知之也立夫後以高壽終

贊曰先左曹君布衣時客吳公與立夫游而善常第畜之亟稱立夫賢有道者蓋寓於醫云以予所聞立夫為人已疾其治驗甚衆而立夫所著有診脉圖有可用方今江淮間類多襲用其書以故弗論論其卓犖殊絕之行著于篇

俞器之傳

俞器之者名時中金華人也其先事錢氏最貴顯錢氏亡子孫世仕宋凡十一世乃至器之器之自少時知讀書能屬文年十

六盜起里中器之盡室走辟匿旁近山谷間會大軍南下或直其叔母劉所藏處遂為所得將殺之劉懼祈哀器之識其聲知為叔母急走從叢薄中出曰此吾母也即欲殺吾母者當以身代母耳軍士壯其語乃釋劉不殺而心獨竒器之因挾以去是歲至元十三年也器之既與其家隔絕然幸得不死廼惕然自傷思隱忍以有所就於是常盡力其所事蚤夜如恐不稱以此得母辱困更善遇之其年冬至京師遂以見公卿貴人公卿貴人憐其儒家子且得所以北來狀莫不歎竒之廼使受學羅郎中所羅郎中者蜀人號侗儻喜士且又貴幸當是時兩都賢士大夫皆延頸慕交之器之事羅郎中數以材見稱因為其子婚由是名益聞諸公間稍得推擇給事尚書吏部為令史居久之用薦者以布衣對禁中被旨入翰林與纂次本草事遂為太

醫令史由太醫遷都水監用例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當改
調器之自念拔羈鹵官七品是有以復其父母矣廼以親老求
便養遂得諸暨州判官以歸初父母旣失器之數從人問求其
所在莫能得或言死矣去十二年聲問始來又十九年廼歸問
里之人皆為之歔歔歎息其里中少年子弟多器之去後乃生
無識器之者聞器之至爭共來聚觀之不知者見器之以為北
人也器之歸時父母歿已久劉亦死再葺器之廼為位制服晨
夕號慟如初喪且自為文以祭其言惻惻怛皆可流涕也
贊曰予睹器之踈踈然為卑讓君子哉跡其遭值艱難蹈白刃
而不驚誠亦能勇矣至身為係累摧剛下志窮而不能自財又
何難也彼固隱畏約以有所待獨死為難乎故曰死有輕於鴻
毛死有重於泰山無所苟而已耳嗟夫以器之之材窮不失仁

達不失義豈俟它日然後信耶

行述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為婺之義烏人自曾大父祖向大父夢龍父景辰無仕者先生少恢疎常落落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女焉先生不可廼已由是名稱藉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同舍生擬其緒論或取高第而先生故為博士弟子自亡何當以優升解褐值德祐失國廼返耕築室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以仕輒不荅然亦不為激詭靳絕事眩俗矜衆也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彊起以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年矣終更謫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尚書親友白當詣謁先生

笑弗顧銓曹謬以年未及出其名復俾正杭學先生竟不自言
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
生偉貌美髯談辨絕人然任氣好臧否閭里少年以為厲已而
相與謀中傷之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為宗
讀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為文雄肆俊
拔馳騁水飛一出於已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
凡所著為夢稟六卷癡稟六卷聽雨留稟八卷藏于家先生蓋
有祿食於世矣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
隱者焉初娶吳氏卒再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
既卜宅于永寧鄉白茅之原將以某年月日寔而未有以昭不
朽也潛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
實得其學顧潛之蒙鄙劣弱猶幸弗失身負販技巧之列以墮

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庥我厚矣而潛安足以永先生之
存庸疏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諗夫志同而言立者尚幸
為之銘若諫以揭諸幽云

東陽黃君晉卿博學而善屬文示予文藁讀之使人不能去
手其用意深切而立言雅健雜之古書中未易辨也予愛之
敬之適有以吉日癸巳石鼓二周刻見遺者則欣然曰是可
與晉卿之文並觀者耶皇慶元年十月廿九日趙孟頫書
右日損齋初藁金華黃晉卿先生少時作舉進士後則有續
藁先生故衣冠家及師友前代遺老素至京師盡得其文而
讀之愛其雅暢深密而討論精覈蓋及于古矣謹第錄為若
千卷庸俟學古之君子臨川危素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

續藁一

樂章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三皇廟樂章

降神

黃鍾宮三歲

之曲九變

於皇三聖神化無方繼天立極垂憲百王聿崇明祀率由舊章
靈芳來下休有烈光

降神

大口角三歲

之曲

帝德在人日用不知神之在天矧可度思辰良日吉歲事有儀
感以至誠尚右享之

降神

太簇徵二歲

之曲

大道之行肇自古先功烈所加何千萬年是尊是奉執事孔虔
神哉沛兮冷風馭然

降神

應鍾羽二成

之曲

雅奏告成神斯降格安安有位清廟奕奕彤甕潛通豐融烜赫
我其承之百世無斁

初獻盥洗

姑洗宮

之曲

靈旂戾止式燕以寧吉蠲致享惟寅惟清挹彼注茲沃盥而升
有事顯若交于神明

初獻升殿

南呂宮

之曲

齊明盛服恪恭命祀洋洋在上匪遠具邇左右周旋陟降庭止
式禮莫愆用介多祉

奠幣

南呂宮

之曲

駿奔在列品物咸備禮嚴載見式陳量幣惟茲篚實肅將忱意
靈兮安留成我熙事

捧俎

姑洗宮

之曲

我祀如何有牲在滌既全且潔為俎孔碩以將以享其儀不忒

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盥洗與前同

初獻升殿與前同

太皞宓戲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五德之首巍巍聖神八卦有作誕開我人物無能稱玄酒在罇

歆監于茲惟德是親

炎帝神農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耒耨之利人賴以生鼓腹含哺帝力難名欲報之德黍稷非馨

眷言顧之享于克誠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為衣為裳法乾效坤三辰順序萬國來賓典祀有常多儀具陳
純精罔達匪藉彌文

配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三聖嚴臨孰侑其食惟爾有神同功合德丕推靈休留娛嘉席
歷世昭配永永無極

亞獻終獻

之曲

緩節安歌載升貳觴禮成三終申薦令芳凡百有職罔敢怠遑
神其醉止欣欣樂康

徹豆

南呂宮

之曲

籩豆有踐殷薦豐時禮文既洽廢徹不遲慎終如始進退無違
神其祚我綏以繁釐

送神

黃鍾宮

之曲

夜如何其明星煌煌靈逝弗留飄舉雲翔瞻望靡及德音不忘
庶回景況發為禎祥

望瘞

姑洗宮

之曲

工祝致告禮脩樂終加牲無幣訖禮愈恭精誠斯罄惠澤無窮
儲休錫羨萬福來崇

五言古詩

金華北山紀游

靈源

偶為山中游遠過雲關宿蒼燈閃初夜雨氣蒸深屋時聞清梵
音窈眇松林曲

草堂

迢迢上方界水木翳清景山深不可留日暮衣裳冷懷其懷昔

遊百歲嗟俄頃

三洞

仙山高不極萬古積蒼翠清興薄暮移遺迹洞天秘巖阿春寂
寥群仙勿予遲

鹿田

披榛度空荒突兀崖寺古幽花雜紅白老屋亞雲雨前膽石徑
微咫尺不得取

寶峯

下山復上山躡屨行沮洳宿雲冒長嶺旭日映高樹山僧亦何
為獨向城闌去

潛岳

潘公事人陳迹闕丘壑草生春晝長鳥啼巖花落神交千載

上未敢付冥漠

山橋

行行指水末路逐飛雲上時登巨石憩共聽春泉響尋源竟莫窮即事成幽賞

寶石

暮投招提境明發首歸路舉頭望山椒遙認經行處重重巖壑間蒼然正煙霧

中秋會宿浦陽江上分韻得仰字

嘗窺仙華錄勝踐心所仰蹉跎二十秋故爾勞夢想名談出澗迨高攀餘褊徬節至月仍圓別來山似長百年空中絮此會知難兩欲去吾未能不飲君宜強露蔓多夕滋風竹留晚響岐路方悠悠云何稅塵鞅

龍山九日

贊邑滄海溼彌年寔將迎屬茲九日至緬愛龍山名欣然得勝
踐况乃群彦并碧蘿引幽策涼泉度飛觥志適形可忘神舒體
愈輕鄙劣竟何取覲顏結華纓登高謝能賦徇祿輒歸耕幸此
農事休萬寶咸告成庶竭一餉樂持用誇昇平月出衆山靜天
空夕雲驚先民貴無荒簡書今有程悵焉難久留振袂松風生

石臺分韻得下字

蒼山面長溪勢若飲奔馬層臺踣其脊萬古滄蕭洒登臨茲維
要朋來未云寡迢迢歷榛莽靡靡眺原野白雲與翠霧復在履
屐下窮秋向搖落霜菊故堪把賞心孰無同幽抱欣已寫千載
如可期銘山俟來者

四明送王學正歸里

昔者鄭廣文局東老一官今君去冷署春花映紅顏才名世
有遇合古所難行矣高其翔青雲承羽翰下語翩翩子毋庸悔
儒冠

出門送君歸君歸幾百里揚帆東海頭弭棹雙溪尾却觀雙溪
流去作東海水汙汙竟日夜萬古無窮已問胡能爾為有本固
如是

相君鄉先達盛業垂千春邈茲異代後世曹方訛訛誰移玉樹
枝遠插滄海濱優哉郡文學鄧禹終笑人公侯久將復錦衣何
時新

送楊學正歸餘姚

舜江吾舊游風物殊不惡江水天際來宛宛帶郊郭雲帆渺沙
淑翠嶂森樓閣別離不可念此日忽已昨想見春水生煙柳仍

濯濯君胡久去此三徑獨盤礴空齋取燈火月冷潮聲落近聞
故人書遠致江上作白駒幸無遐淮陽詎云薄招要忻良會綠
酒春可酌采芹有遺篇風雩多新樂因君訊同志何用慰離索

題松聲樓

長松四簷間落落無與伍天清嘯歌發肯作兒女語道人有真
聽無迎亦無拒尚不知有耳况覓聲處所起視南山高明月在
庭戶應念朝市人聞雞走風雨

雍熙僧舍偶書

幽窗悄無寐落葉不可數風驚葉間露中宵聽成雨起視天正
碧萬里若垂字茲予亦何為兀兀守環堵

奉府帖賜高年帛晚宿孝義山中賦

捧檄去州邑承筐布明恩詎敢期稅駕惟知懼乘軒時春雨新

已嘉木陰正繁農人有耕作羽蟲亦飛翻感彼物情適念此王
事敦悠悠迫長路靡靡窮郊原庶與遺老逢韋聆長者言持以
薦芹曝無慙賁丘園低徊白日晚寂寞蒼山根吾行匪游衍此
懷誰與論

遊西山同項可立宿靈隱西菴

薄遊厭人境振策窮幽躋理公所開鑿遺迹在巖麓杖抄霜葉
丹石面寒泉綠仰窺條上猿攀蘿去相逐物情一何適人事有
羈束却過猊峯迴遙望松林曲前山夜來雨濕雲漲崖谷縹緲
鮮朱甍禪房帶脩竹故人丹丘度抱被能同宿名篇聊一詠異
書欣共讀蹉跎未聞道黽勉尚干祿夙有丘壑期吾居幾時卜

送祝蕃遠北上

春風吹九衢卑卑桃李門明堂待松柏未失山林尊相逢今歲

寒是事無深論念子抱遠志此道風所敦刊條落其葉將使見
本根痛恨日月微毅然闢浮雲柰何夸毗子聚訟生紛紜瀛洲
富才彥冠蓋如雲屯去去當遇合美價傾璵璠惟須用卿法力
行尊所聞丈夫必有事寤

主在一言上以裨 聖學下以安元元我如鶴俛啄豈復思桑
軒子如搏風鵬本是天池鯤棲棲文學掾平世何足云勗哉保
令德契闊期無諉

陳孝子詩

南仲抗陳氏斗龍父所 家臨百丈溪父書傳考亭夫亦人之
子胡獨以孝稱維仲適母盛王實生寧馨盛謂我已出無殊祝
螟蛉仲父諱弗言王卒不自明嗟然舍之去呱呱聞泣聲年運
日已往頭角稍崢嶸顛天乞殞滅願以益父齡父歿盛亦亡弔

影傷孤榮或乃告之故曰汝王所生王居清湖上去此無十程
時仲新捧檄精廬擬橫經悲號棄其官肩輿親奉迎安知世代
易人非餘故城隣有鶴髮嫗叩之久始應言我與汝母少小俱
娉娉汝母生汝歸去作江東行不知今在無老我猶零丁仲也
聞益悲羸糧事晨征六年困送旅冷雨啼青燈譬彼無母雛投
林輒長鳴求豐有施氏大屋深重局於焉得毋處一夕相合并
母子更抱持淚如九河傾三日負母還盜賊方搶攘倉黃與之
遇白刃紛交橫頓首前致辭覩縷陳衷誠能令激高義相戒勿
敢驚仲昔以至行上天降休楨靈鴈既群集嘉瓜復冬榮區區
彼蟲豸豈遂無人情聖門語純孝厥有閔與曾未聞樹奇節謠
誦傳轟轟此道古或希此事今可徵我歌雖云俚庶感蚩蚩氓

上京道中雜詩

發大都

辭親獨行邁遙遙抵京國胡為突不黔驅馬更遠適

至尊有時巡樹羽殷阡陌宿衛必近臣顧問須耆德陋儒亦何知冗從同執戟草深原野青雨暗關塞黑寥寥盛年意眷眷游子色一身萬人中敢不思努力

劉黃祠堂

劉君古遺直祠堂在丘園嗟此豪俠窟文雄歛孤騫平生二三策匪徼明主恩瑣瑣談得失無乃市井言憑高一長望苦厭車馬喧微風過疎雨青山滿前軒陰晴倏異態浮雲實無根悠悠千載心去去勿復言

居庸關

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

聖人大無外善閉非捷鑰車行已方軌關吏徒擊折居民動成
市廬井互聯絡幽龕白雲聚石磴清泉落地雖臨要衝俗乃近
淳朴政須記桃源不必銘劍閣僕夫跼謂我無為久淹泊山川
豈不好但恐風雨惡

榆林

崇崇道旁土云是古長城却尋長城窟飲馬水不腥斯人亦何
幸生時屬休明向來邊陲地見今風塵清未忝被行路牛羊散
郊坰儒臣忝載筆

帝力猗難名

槍竿嶺

憶昔賜第歸吾母適初度蹉跎歲年晚今辰乃中路居人誇具
慶游子慙叱馭茲山稱最高揚鞭入煙霧轟轟多峭峯濛濛饒

雜樹崎嶇共攀援
躑躅頻返顧陳情未成表
登高詎能賦獨憐
山下水遠向瀘溝去

李老谷

緣崖一徑微入谷
雙崦窄密林日易曛
况乃雲雨積行人望煙
火客舍依山色家僮為
張燈野老煩避席未覺
風俗殊祇驚關河隔嚴
程不可緩子規勿勸客

赤城

雞鳴秣吾馬晚飯山中行
何以慰旅懷赤城有嘉名
灘長石齒齒樹細風泠泠
時見巖壑間紫若丹砂明
溫泉發其陽撫訶勤百靈
前峯指金閣真境標珠庭
白道人跡稀青崖雲氣生
信美無少留緬焉起深情

龍門

疎身望龍門緩轡行兀兀溪迴愁屢度兩橫驚暴溢百崖儼相
向百水怒爭出人言馬上郎快意每多失自非渥洼種不得矜
捷疾飄飄蟻蝨臣凜凜龜鼉窟

皇靈重覆冒利涉用終吉迴睨向所經千嶂隱朝日青林外盤
紆黃流中蕩涵後來未渠央君子宜戰慄

獨石

解鞍及亭午稍欣煙霧收蒼然衆山出歷歷如雕鏤前瞻一石
獨靈宮居上頭頗聞去年夏水激龍騰湫走避登屋山夜半齊
呀咻幸茲溪澗中今作清淺流宴安不可懷變化誠難求翠華
渺在望行矣毋淹留

檐子窪

自從始出關數日走崖谷迢迢度偏嶺險盡得平陸坡陀皆土

山高下紛起伏連天暗豐草不復見林木行人煙際來牛羊兩
中牧颯然衣裳單咫尺異寒燠佇立方有懷相逢仍問俗畏途
宜疾驅更傍灤河宿

李陵臺

日暮官道邊土室容小憩漢將安在哉荒臺猶髣髴低徊為之
久懷古增歎歎長風吹曠野飛雨千里至蕭條蒼山根草木餘
爽氣常憐司馬公予奪多深意奏對實至情論錄存大義史臣
司述作遺則敢失墜

上都分院

晨興過桓州旭日生蒼涼舉頭見觚稜金碧何巍煌洪河貫其
前青山環四旁暮投玉堂署龍峯屹中央升階旅羣彦官燭分
餘光琴冊森在側談咲來清觴列坐無所為陳詩詠黃唐

帝鄉豈不樂父母遠莫將起視雲漢低垂星爛寒芒南飛有冥鴻邈哉天際翔

題趙涼公瑞瓜圖

慶門集嘉况異瑞呈瓜田生五而成十奇偶出自然觀物可知德發祥匪由天願言植靈苑永奉君王前合形表同休雅詠流綿綿

遊寶陀寺

十年望滄海臨流不能度蒼茫歲華晚邂逅舟楫具拂衣乘天風掛席隨煙霧旦從蛟門發暝投翁洲住前瞻積水深島嶼青無數梅岑特孤絕遙見日出處寄身人境外矯首禪關路粲粲金砂石離離白花樹高期愜幽抱歷覽增遐慕俯伏苔磴間庶與真靈遇二邊非可取三觀何時悟嗒然坐忘言目送寒潮去

靈竇紀遊

移舟泊泉口我行已信宿天寒洲渚生峯迴川途曲煙霞蘭若
高別墅在林麓

攬衣待明發石路何幽阻日出不見人林深但多虎乳峯稍已
近恐懼那復數

高人欣相迎山門帶流水風生珠樹間月窺鏡池裏觸景遂成
迷應接殊未已

幽尋拍山椒崖傾忽如瀉俯身視木末懸水在足下冥冥巖岫
中宴坐奚為者

亭亭妙高臺迤出千峰上怪松多十圍巨石非一狀心賞孰與
同昔賢有遺唱

蕭然上方境人稀知地僻中峯路莫辨丹山雲仍積徒聞古仙

人石上餘足跡

詰旦逾西岡草木益深秀
梯苔下絕巘坐石看飛溜
陰靈多窟宅欲往不敢又

興移初出山繫纜長汀樹
夜來雪已深溪風水難度
猶疑鐘磬音遙遙白雲處

同王章甫待制校文上京八月十五夜宿龍門驛

涼風墮黃榆萬馬皆南馳
而我方北首度關及鳴雞
石路幽更阻僕夫慘不忙
徐驅待明發決瀉窮煙霏
貂裘者誰子怪我逢掖衣
為言霜露多遑遑獨安之
我非不自愛簡書今有期
憶昔州縣間折腰向小兒
荏苒二十年白首初登畿
同袍如燕鴻去住常相違
悠然慨平生與世何參差
瞑投龍門驛高館臨迴溪
青崖拱白月水木含餘暉
秋色故瀟灑我行殊未遲
相從况魁

爰炯若珊瑚枝衰暮奚足云一觴聊共持

送曾止善孔廟司樂

周官重司樂典教專成均如何千載下實去惟名存之子負遠志被褐徂冬春低徊不自衒保此席上珍小試特豪末食祿同庶人幸與駿奔齒位卑號仍尊既殊仕伶官況及遊聖門金石方在耳頌聲未崩淪聞風苟有作薄俗斯還淳嗟予領曹子四術空遺文鏗鏘尚莫辨論說將何云臨分用自愧贈言聊具陳

送王君冕同年歸長安

昔忝膺薦送被褐趨上京蒙恩賜清問彙進陪時英東帶仕州縣暫為閭里榮蹉跎二十年来拂舊題名升沈久已判存歿復堪驚忽逢王明府話舊欣合并蕭條送旅中書帙亂縱橫坐閱車馬喧澹焉若無營雖懷

帝鄉樂不受世網嬰寵辱端可齊去就一何輕空餘綈袍戀猶
軫故人情予方徇微祿未能返柴荆終然無補報白髮日夜生
如何同遊處錢此千里行度關秋風起落木寒蟬鳴相思阻良
覲惻愴何由平

題杜左司西巖詩卷

吾聞古達士大隱非山林如何鵷鷺間白駒起遐心遙遙望故
山紫塞繚以深峯巒勢交集積翠千萬尋園廬在其下門巷常
惓惓軒窓帶流泉花木久成陰春林足新釀亦有書與琴終然
戀魏闕未忍投華簪平明奉朝退粉署鬱沈沈披襟坐高閣獨
對西山岑爽氣幸可致塵慮安能侵勿云須吾土始用窮登臨
異方苟同得視古猶視今聊為招隱篇往和巖中吟

題象山環溪圖

崇山標地靈萬古聚清淑堂堂故相家高風在喬木仙翁上天
去逸響今誰續優哉四千石接輿飛華轂夫君冰雪姿乃爾抱
幽獨翩然來

帝旁霞裾儼初服侍祠明廷上厭直齋廬宿瞻言懷舊居結構
依山麓軒窗對晴嵐林杪出懸瀑散為百道泉噴薄翻珠玉餘
潤之所蒙秔稻豐比屋春事日向深桃源酒方熟往來無俗駕
異書仍可讀歸歟定何時專此溪一曲相逢京洛間紅塵眯人
目披圖觀佳致山水增新綠先賢止息處杖屨存遺躅愛山錫
嘉名惠幸及樵牧于于後來者猶或被膏馥安得從君游青雲
兩黃鵠

歲晏

歲晏木葉落遙見東城隅雉堞鬱宮苑列屋何蕭疎悠悠西南

望赫赫金張廬退朝集冠蓋鳴珂沸通衢合還多俊游並轡飛
華裾顧盼有光彩行者為踟躕俯慙筋力微無從效馳驅日斜
坐官舍還拂案上書緬彼川路長感此年運徂遲迴不能去歎
息將焉如

送陳太祝

夫君青雲彥早通金閨籍弁服勞駿奔執事謹朝夕忽乘使者
車意氣何輝赫將指固有嚴為務本非劇經營禮文事詎曰期
會迫定知多餘暇時復肆游歷向來佳麗地觸目成陳迹西山
獨偃蹇不改太古色相逢樂遺老慷慨語疇昔芙蓉君子花足
以娛使客我方守一官兀坐如龜息當歸更淹留臨別增感激
長風吹遠塵浩浩千里白欲附南飛鴻安得生羽翼

送王鍊師歸四明

飄飄來真侶乃在四明山霞裾朝

帝所瓊館留人間忽聞雙鳬舄却向東南還望之若流星邈然不可攀海月照堦祀天風飛佩環我何苦羈旅冰雪生朱顏

集淵明詩句題李中南負外稼亭

東方有一士客養千金軀束帶候雞鳴出則陪文輿代耕本非望暫與園田踈園田日夢想投冠旋舊墟興言在茲春新疇復應畬田父有好懷過門更相呼披草共來往履歷周故居悠悠待秋稼時還讀我書雖未量歲功栖遲固多娛此事真復業此語真不虛餞送傾

皇朝

念前途前途當樂許直至東海隅古時功名士事事在中都遙遙沮溺心君情定何如

集淵明句題胡生嘉樹軒

孟夏草木長霜露憔悴之藹藹堂前林冬夏常如茲嚴霜九月
中卓然見高枝如何捨此去白日掩荆扉深谷久應蕪此蔭獨
不衰黽勉六九年懷此貞秀姿常恐負此懷未足為高栖及時
當勉勵慷慨思南歸親戚共一處日夕歡相持披榛步荒墟登
高賦新詩坐上高蔭下一觴聊可揮從今至歲寒縱心復何疑
永嘉王君自製挽辭蓋安乎死生而未忘情乎死生者
也集淵明句以釋之

自古皆有歿我今始知之居常待其盡逝將不復疑人生無根
蒂去來何依依既來孰不去奄去靡歸期復得返自然人間良
可辯何事空立言念此懷悲懷日醉或能忘一觴聊可揮且極
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送寧上人歸吳中

我如雲間鶴久厭雕籠養子如海上鷗初不嬰世網胡為逐吾
輩飲啄勞俛仰得無坐書癡遂爾生技癢欲於一毫端而現諸
萬象重雲連夏秋雨點大如掌三州成巨浸百水猶怒長倉忙
揖我去風蒲映飛漿有形天地間浮萍依浩蕩向也本非來今
焉亦非往臨歧將何贈詩境方渺莽韋子頗聰明莫作離別想

題雲巢圖

飄飄學仙侶心與秋雲白獨居非有隣忽去亦無迹我我三界
上地位風雨隔毋求一枝安而以六月息當憐夢中人螻蟻同
窟宅

湖上即事

垂雲畫濛濛湖面惟一色薄暮風更生際夜雪初積凝陰勢方
盛塵境喧暫息坐久聞桴音忽然破寥閤

試院諸公西湖同泛分韻得儀字

秋杪景將晏天高霧仍披漾舟西城曲散策南山陲重棘幸已
撤累觴欣共持及茲酒不空未害席更移會合非可常簡書畧
有期念之動予懷勗哉慎其儀

題清華亭

名區匯脩渚流望俯平陸飛雨天際來遠峰淨如沐生香餘晚
華繁陰藹嘉木秀色坐可攬終然不盈掬觸景幽興多接物道
機熟誰能與之遊食芳飲山淥

南屏叢玉軒分韻得白字

偶從承真侶遠過金仙宅名談接勝流傾蓋頭未白湖水清見
底春風去無迹列坐陪墨君觴詠終日久昔聞有三笑今喜成
六客後來復何人莫使風雨隔

贈別吳孟思

斯去而冰生千載惟兩人趙公起昭代並世推吳君及公無恙
時蚤已遊其門公書集衆妙變化何其神如食有穀粟間之以
八珍君獨務稽古要在同其文探索極根柢辯析窮毫分源深
流自遠所出日益新麾以正正旗終焉策奇勲往來自成蹊桃
李竟不言我方徇世好有作徒云云借潤翰墨間幸可張吾軍
媿我才欲盡感君愛彌敦別離歲方晏衡言聊重陳

送陳生歸天台

英英陳氏子年未登弱冠受業春秋家不敢闕三傳森然出凡
例論議仍貫穿耻隨輕薄兒增年竊鄉薦小試儒黌中往往魁
衆彥稍休輒臨池游戲弄毫翰寫成道德經有鵝不肯換昔予
始西來故國多文獻班班南山豹窺管時一見蹉跎垂四紀回

首皆夢幻朋儕諸俊賢存歿亦相半歿者歸山丘存者風雨散
惟餘貞居翁共喫殘年飯識子座席間短小甚精悍結為文字
交忘年破崖岸我方守一官身貴事則賤操觚待需求矻矻窮
夜旦枯腸綴可搜安取五千卷強顏作俚語對客常媿汗况復
不善書辛苦愁脫腕誰為助我者幸子筆刀健烏絲纏凍

綴增絢爛青春二月時江花滿吳甸遙遙望重闌歸馬忽如
失吾左右手坐覺心曲亂子來却何日執袂那忍判斯文千載
下不絕猶一線小藝雖可名未足盡大觀勗哉崇明德勿使歲
年晏贈言非所能聊以示繾綣

丙子七月十七日同輝公登紫微巖汪生元明許生存仁
來會遂宿鹿田明日乃由山橋回至芙蓉峯而別追念數
十年間並游之士往者已不可作在者又莫之與同兩生

顧能不憚其勤相從躡屨行風雨中誠一時清事也第未知後游為何日同游為何人撫事述情成二十韻邀兩生同賦奉呈審言子長

吾年未及謝倦飛已知還乃復嬰近務無由縱清歡幸與方外士相從巖壑間小憩遂深入詰曲披茅菅昔人有遺躅縹緲青雲端高居匪結構異狀如雕鐫志怪固無取懷賢邈難攀停策訪舊游欲去仍盤桓迅飈發中夜衆木號驚湍涼秋變祥暑山深氣先寒泉石無改色四時自推遷交朋半新故念之增慨然兩生亦可人環佩來珊珊携手恣幽步流目窮遐觀時於林缺處遙見城南山行行度危磴悠悠睇層巔凝陰悶朝采玄澤醺神淵嘉穰日已豐藹焉滿中田覽物多所欣賞心殊未闌後期孰與同良會當何年

丁亥春二月起自休致入直翰林夏四月抵

京師六月赴上京述懷

風子抱微尚漫仕遂浮沈決去不復疑甘以投華簪春天動使
星空谷發梵音倉忙遣就道載筆歸詞林弱質幸未朽茂恩一
何深義當不俟駕事乃違初心捐與親友別長眺故山岑臨觴
不能御朗詠巖中吟

揚帆越江淮河水來活活呂梁扼其衝石芒殊峭拔沂河杳忽
摧度洪纜遽絕前途總安流風勁桅復折魚甸涉險艱脫命毫
髮行行薄畿甸值此正陽月

皇輿方北狩前旌曉已發疾驅望清塵我馬不及秣出關度峻
阪下視原野闊礪谿多縈迴岡嶺互盈缺舊游如夢寐古道無
改轍經時春草變久旱夏雲熱遠行識苦辛儻免蒙霜雪

信宿憇虛館平明玉堂開微風散靈雨階祀無纖埃良會秩初筵芳醪湛罇罍內官出黃封飛鞚天際來承平故多事鄙劣慙非才抃躍向宸廷慶雲鬱崔嵬乞身懼再瀆戀闕空徘徊

日出旦氣清齋後趨行宮周陟夾馳道大帳垂穹窿鳴鞘下霄漢別殿臨薰風攝衣升玉除稷稷瞻眸容謁拜未及已迴光赫重瞳詔使侍經幄通籍丹禁中斯榮非所希千載庶一逢怵惕久復前旅進陪羣公願因奉清燕慷慨輸微忠衰遲力不逮勞心但忡忡

圓象無停運日馭轉西陸涼野多歸人翩翩共馳逐念昔居閑曹未老先納祿蒙恩列外監放浪湖一曲薄田皆舊畝廬非新卜白首重見招英遊並華轂寒松雖後凋幽蘭豈再馥宣尼譏患失伯陽貴止足時暮復何言終期返初服

仙華方先生析簡齋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為韻賦山中
社雨七章和者四人先生於第四章見及顧未能屬和今
五十餘年諸老皆已下地先生門人在者惟朱仙仲山年
八十矣偶逢春社興懷存歿追次前韻以抒鄙情

貞居遠人寰屋老四山靜一翁吃靈光二季亦秀整曉聞楓林
鼓雨過鄰牆杏脩然發孤詠語盡意方求

昔年慟哭地古劍生銅花淒其懷故交中情亂如麻念彼盛壯
時緩轡揚輕櫓吁嗟長星墜無復出漢巴

淮陰權奇士髀肉老始消長眉已雪色顏顏尚紅潮朋游三數
公於焉共逍遙平生經濟策忘言付詩瓢

卓哉全歸子離塵返冥極却觀人世間千載猶一息贈言在吾
耳風規良可則欲叩封禪書探囊竟無得

憶別青岳翁歸進江上舫書札未相忘歲月遽如許山長春樹
深地闊雲濤阻詩筒杳不來今雨非舊雨

仙華幾千仞峻絕臨紫清天壇瑤草合石穴陰風生跋跋杖屨
末眷眷丘壑情幸有一夔足雅歌續遺聲

前脩遂不作良友孰我同兀坐守章句獨學無全功徒操五色
筆隨人畫虛空悠悠感存歿惆悵百年中

七言古詩

題陵陽牟公紫陽方公詩卷

兩翁風流掃地無文章光燄埋丘墟紛紛小兒政疾走安用佩
玉飛長裾憶昔登堂三十載夢想時復瞻眉鬚昆蟲閉關水返
壑孰使驪龍遺頷珠願言保此勿輕出幸免兒輩相睚眦

題大瀛海道院

丹山之山青崔嵬隱居舊隱山之隈千年土鼎為誰出深崖古
像松聲哀鴻飛上天瓜在雪過者莫曉君能來想當月斧乍揮
霍奔走屬役皆仙才卷藏瀛海歸一粟顧盼瞬息生風雷森然
幻有啓神界白日照耀金銀臺昔聞使者茲入海樓船煙霧何
時迴君其置此勿復念少須碧水揚黃埃九重雙漢

陛下聖方士未易諱蓬萊琳宮貝闕長望幸天高海闊心悠哉
陽山昱上人訪予吳門寓舍求為湘竹詩予辭以未見竹
上人不遠六十里自山中舁其竹而來好事有如此者欣

然為賦長句

道人來自陽山麓手携舊種千竿竹小裁方斛不盈咫中有瀟
湘江一曲未信天工能爾奇不知地脉從誰縮晴窗倚倚散煙
霧眼底森然立羣玉豈期我乃累此君蒙犯風埃走塵俗故山

方遠重愁絕新句未成慙迫促黃岡之產大中祿政用才美剗其腹願言保此終天年歲暮山中伴幽獨

杭州送兒姪歸里

空江月滿潮聲怒二男勇踏潮頭去故園天末渺予懷夢中識汝歸時路起向江樓遙望汝江上青楓正霜露涼風颯颯吹汝急櫓搖背指龍山渡翩然一葉舞中流嗟汝童心得無懼自我西遊歷三紀舉目交朋半新故下車相揖何紛紛白頭朝士猶徒步玄都觀裏舊桃花見我重来能幾度緬思疇昔仍念汝倚徙闌干日將暮前潮將斷後潮續層波複浪無重數魚龍出沒相後先疾雷槌山雨如注隔岸峯巒空復多沙際冥茫但煙霧計程知汝已登陸息肩弛擔今何處明朝過我三釜山能勿徘徊起哀慕近聞旱魃肆為虐殺吾手植千株樹且須為我語比

鄰莫遣牛羊上丘墓

次韻蔣商卿常博述懷

齋廬清切嚴扃鎖飛佩胡然能過我袖中平生五色筆拔翠擢紅無不可我方折腰向小兒洗研何由處公在

九重垂拱四海晏甘泉日夕無烽火太平有象須黼黻文章重任公宜荷陋儒未足張吾軍強識之無豈云頗漂零海角晚相遇如風落山收碩果迷途儻有為指南趺足脩程吾敢情願慙向來遮日手政爾長江事篙施玉堂幸喚禿髮翁文塚吾甘翳蓬顆

題醉鄉圖

翰林主人天上來布帆不為鱸魚開江湖渺渺秋一色朝光暮色相徘徊昔賢心賞餘勝處祇有水竹無亭臺碑材久已沒荆

棘屐齒不復留莓苔後來視今猶視昔今我不樂胡為哉太官
馬潼遠莫致鄰翁綠蟻浮新醅欣然一飲便終夕鼻端氣息如
雲雷是間別有一天地不知何處為蓬萊迴觀方內海一粟醯
雞塵甕何喧豗黃冠秘監太狂態騎鯨供奉非仙才揮毫政要
真學士鋒車流水行相催瑤池曲宴多雨露歸歟酌彼黃金壘
題張清夫心遠堂

吾聞古來賢達士不擇山林與朝市百年鹿麋兩醯雞鷄道
消俱可爾夫君平生瀟灑意俯睨軒裳猶弊屣翩然一舸鱸魚
鄉歸來不待秋風起忘言兀兀坐終日天地古今齊一指但見
山高湖水深青螺蕩漾銀杯裏柴桑之人去我久風味何妨略
相似神交冥冥雲海長目送歸鴻渺千里

贈談星者

山人久客湖海間水風瀟瀟月滿船相逢問我所生年忽然袖
出天星盤須臾落筆開雲煙坐令衆星紛蟻旋窮通變化生毫
端命乃在子非由天一朝別我還故山索我贈詩如索錢我懶
讀書醉欲眠子母迫我姑留連人生良會古所難回首日月雙
跳丸

題松溪圖

獨騎瘦馬走赤日忽對畫圖心眼明想見高人茅屋底石床卧
聽松風聲秋空漸高霜露白松根茯苓已堪食鬱紆遲暮祗自
憐卷圖還客三歎息

題錢舜舉畫

鳥雀鷹鷂皆羽族強之食乃弱之肉兩雀亦兮弱與強一遭搏
噬一高翔畫師描貌勞意匠詩人見畫齊惆悵人間萬事無不

然雞蟲得失安足言

題何能之畫

何君家住西天目平生愛畫尤愛竹時時寫作風露枝下與人
間掃塵俗湖州古稱蘇與文趙公後出今絕倫朝來見詩猶見
畫品題已盡將何言山空歲寒路脩阻歸歟且共墨君語屋梁
月落清夜闌坐聽東溪響如雨

都陽周節士歌

周君生長都君里長身俟俟鬚仍美師張先生業孔氏夏螢冬
雪頻繼晷先生愛君不駢散君謂先生我知已遭時戰伐多瘡
痍賊衆乘之作姦執郡檄先生俾一洗先生慷慨爲之起曰彼
蚩蚩聚蜂蟻兇渠本我家奴爾我將啓之用折箠披其角毛脫
距觜奴換兵來速如鬼反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皆幼稚周

君聞之失箸七曰古復讎盖有禮師長之讎視兄弟我今必也
書于士走告郡府伏以俟府公義之弗敢止授以受斯與弧矢
或云彼衆我無幾盍募援兵為表裏君舊不願行益駛賈勇直
前無與比賊窮擲金計何詭得金失賊墮其餌亟取貪大尸諸
市士氣復振賊乃靡追奔逐北廟賊壘迅雷不及掩其耳一柵
既覆衆柵毀生致賊奴洎妻子刳其心肺獻俎几告于先生辭
疊疊凱旋公庭旗旂旄散遣部伍歸耘耔天戈耀日方南指郡
將效死弗拜跪周君堂堂衆所恃人咸謂古今可仕細書降表
僅尺紙大或公侯小刺史君言我本不獲已出為吾師刷讎耻
罪人已得賊已弭東村西落無荆杞不義富貴寧飲水公毋多
談且休矣閉門高卧肉生髀白駒空谷餘四紀歿葬金潭有廟
祀鄉人歲時擊羊豕子暾來與曹子齒踵門泣涕言如此嗟君

壯節甚奇偉播茲歌詩侑哀誄

題李氏白石山房

名山秀出鄱江曲上有立石如立玉尚書履聲忽已遠隱者新
居在盤谷花開鳥鳴春書永白雲重重養喬木夫君亦復稱其
家有書能藏且能讀露鈔雪纂久愈富何啻鄴侯三萬軸山靈
翕霍謹呵護夜半虹光發深屋引泉天井助芳潤大勝僕儂飲
山涿我欲從之不可到細字長書俄滿軸毫分縷析極根柢大
義森然見條目鄙人愧莫知所對叩請安得留更僕頗聞石洞
闕遺音龍門餘韻須君續臨風傾詠寄綢繆衰朽終期挹膏馥

題環翠樓

富州東望山如積山人作樓高百尺八窓面面向山開四顧蒼
然惟一色樓中幸有書可讀樓外有山繚而曲安得元和博士

公為君舉酒歌盤谷

次韻題廬陵解君行卷

兒童聚戲如聚沙忽逢至寶爭指瑕解君所以聊自衒平生不
識處士牙賢郎亦復事舒闊吐辭歷落正不葩前年上殿見
天子衣袖冉冉猶煙霞蕭然退居弟子列馴行醇謹仍可嘉芝
蘭玉樹爾為爾吾穀吾粟吾桑麻君今白首官尚冷山苗澗松
衆所嗟生兒頭角有如此肯終坐井同群蛙我方僂佺徇微祿
席猶未暖已及瓜安得從君共傾倒春燈夜酌歌簷花

題周鍊師雲崖圖

我本山中牧羊客偶然失脚紅塵陌矯首丹崖不可攀但見層
空暮雲碧樓居仙人元不死天長地久無消息騎麟翳鳳者為
誰道上相逢不相識披圖示我舊游處流水桃花尚春色為言

白石久已爛茯苓無復成琥珀忽然長揖不肯住飄若流星去
無迹若為握手賦歸來永與人間風雨隔

贈熊天瑞先輩

熊君南州山澤臞弊衣不滿六尺軀年登七十氣尚麤撥棄舟
楫違江湖塵埃掠面冰生鬚北走梁宋至皇都舉頭仰瞻

天子居姓名無由達公車何王之門無長裾君惟抱瑟王好竿
寒風蕭蕭雪塞廬退後諸生詠唐虞詩成篝燈手自書字如凍
蠅密復踈食可無肉出無驢為我跼蹐來于于曰予其歸無所
須一言用比明月珠我方守官檄株拘嗒然忘言據槁梧童子
穉穰環座隅笑我腹笥太空虛感君遠來增歎吁愛莫助之將
何如翰林主人揭大夫與君少若同隊魚巖棲穴處多其徒君
歸而求宜有餘長歌鼓缶聲鳴鳴青天自高雲自孤

贈夏德頌

夏君懷抱何磊落卜居不肯依城郭丙舍新開近墓田雪栢霜
松翳丘壑一朝興來不可遏萬里黃塵走京洛叩門遺我尺素
書儼玉駢珠相照灼為言家世本臞儒餘力惟知事耕鑿窮年
甘與鹿豕遊敢希鴻鵠翔寥廓祇今遠來亦有意求詩元不求
官爵華星秋月幸分輝特向山家慰蕭索我聞君言重太息感
君望我殊不薄清時難遇富才彥咎鳳鞭鸞趨館閣揮毫成風
墨成雨瑞錦披張紛製作一言引重力千鈞青雲驥尾端堪託
願我方為句讀師擬拾殘編味糟粕坐隅童子日吹吹平生雅
意渾銷鑠奚暇清吟發天巧剪紅刻翠供嘲謔君歸丹水尚餘
春况值新篁初解籜傳家有書故可讀有石可眠泉可酌大勝
山人來索價低頭欲就微官縛我雖齷齪坐無羶有客如此良

不惡戲拈葦管和竈煤為君聊賦山中樂

送李憲使赴燕南分題得鳥飛曲

臺中樹枝上鳥無數當年元只為公來今日從公却飛去趙北
際燕南垂道旁綠樹多好枝公之所憩鳥所依公毋亟行鳥勿
飛問公此去何時歸上林春深樹如織公歸但聽鳥消息

風樹吟為李生作

返照入深林牛羊在丘隴風吹白楊樹葉葉各自動如何當此
時孤子萬里歸有琴未成聲遽欲絃吾詩吾懶言詩子姑去抱
琴聽子風中樹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